

陈染

另一只耳朵的
敲击声



陈染

另一只耳朵的
敲击声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另一只耳朵的敲击声/陈染著. -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01. 3

(陈染文集)

ISBN 7-5063-2082-7

I. 另… II. 陈… III. ①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②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8724 号

另一只耳朵的敲击声

作者: 陈 染

责任编辑: 那耘 陈华

装帧设计: 曹全弘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 100026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E-mail: wrtspub@public.bta.net.cn

http://www.zuojiachubanshe.com

印刷: 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

开本: 850×1168 1/32

字数: 180 千

印张: 9.5

插页: 4

版次: 2001 年 3 月第 1 版

印次: 2001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063-2082-7/I·2066

定价: 18.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作者像

目 录

凡墙都是门	1
另一只耳朵的敲击声	37
沙漏街的卜语	97
破 开	152
沉默的左乳	190
时间不逝 圆圈不圆	214
残 痕	278

凡墙都是门

被这久违的光滑如绸的晨风一吹，裹在身上整整一个夏天的温温吞吞的汗渍忽然就干了。

清晨，首先是我的脸孔醒过来，然后我感到一些碎玻璃似的亮片刺在眼孔上。我睁大眼睛，发现亮脆而饱满的阳光已经穿过窗棂，透过习习浮动的白纱帘，把大朵大朵的不知叫做什么花的古怪图像投射到地毯上。我在床上伸了伸懒腰，把自己蜷缩了一夜的肢体像一匹布料那样展平，然后起身下地。

我在房间里来来回回转了一圈，浑身清爽，觉得今天将会有好心情。然后我就朝窗外一转身，一瞬之间，我看见了秋天。

我莫名其妙地掠过一丝怅然若失的感觉，但很快，那种抽象的空落之感就被另外一种具体然而并不清晰的欣慰之情所取代。

现在，我坐在桌前，拿着笔，我还不知道我要写什么。但我知道我必须拿起笔写，因为这就是我的生活，

或者说严重一点，这就是我的生命得以延续下去的方式。

早已过了立秋八月，但是在今天早晨到来之前，整个 P 城就如同一座过于勤奋而不肯关门歇息的浴池，湿闷、闷热、嘈杂。三个多月以来，一条条彩旗一样的真丝半长短裤，在我的喜欢赤裸的瘦长腿腿上，轮番披挂，使我看上去像一个外交事务繁忙的城市，旗杆上不断变换异域城邦的旗帜。湿热让人无法穿上长裙或长裤。所以，我一直拒绝日历上宣布的秋天已经到来这个规律性的说法。

直到今天早晨，我才从窗外吹落到地毯上的噼噼剥剥的阳光花身上看到了秋天。

在那一瞬间，我所以忽生一阵失落，是因为我听说地球在未来的岁月中将越来越热，热到人类无法承受，纷纷逃离，飞上其他星体，地球最终走向燃烧、毁灭。我对于这一观测充满兴奋，我渴望变化，无论往好还是往坏，变化就行。

但是，在我还没有感到如科学仪器所预测的那么炎热时，夏季就这样马马虎虎、不痛不痒地结束了，我心里不免有点落空。而后产生的那种仿佛是在身旁却依然模糊不清的欣慰感，也许后边我能说清。

我想我先坐在那儿，拿起笔，写什么再想。也许只要摆出写字的姿势，就能写起来，一满页一满页哗哗啦啦写下去，想停都停不住。就像你有时候并不感到饿，但你吃起来，吃着吃着你就觉得饿了，觉得该是吃饭的

时候了。

我真是活得没有一点预感了。

本来睡醒觉，我想给谁打一个电话，想了想给谁，没有想准。我的目的是想约一个比较随便轻松的旧友，来家聊聊，一起做顿晚饭，喝点黑米酒，然后在一起听歌看看录像什么的。我很怕见了面就讨论哲学或艺术的人。哲学留给自己去想就够了。至于艺术，没什么可想的，因为它已经成为我的本性或生活方式的一部分。朋友聚会就是为了放松愉快的。我一时想不好给谁打电话，就耽误下来。

我躺在床上翻英语，学了八年仍是张不开嘴。我发现我对幼儿英语印象颇深，那个 PIG 硕大的臀部使你非得记住不可。然后我又想我可不能这样翻下去，一天的光阴就这样一页一页地翻掉了。于是我坐到了桌前，拿起了笔。

我先想起那天我骑车穿过使馆区在林荫路上记下的一段话。

那天我当即停在路边，一只脚歪踩在马路边上，拿出铅笔和小本记了下来。若是不记，到了房间里就会忘得一干二净。思维是不能长时间记忆的，我确信这点。

那天我在小本上记下来的一段话是：

天天活着，天天想为什么要活着。想得到的很多，已经得到的就留下，而没有得到的也不可能有了。比如逝去的时光。谁也不能解决

你的疑难，甚至不能理解你有吃有穿有房子住有书看有钢琴弹还空虚什么。也许有人认为你缺少一个爱人、情人，可偏偏就是这条你绝对不能接受，因为你认为什么都可以努力奋斗去争取，惟独这个是捕风捉影一场空的事。倒不是埋怨别人什么过错，恰恰是自己无法说服自己。

这世界最大的规则就是无规则。那么，活着这个无规则可言的过程，有什么道理不随方就圆呢?!负载着你身体的双脚，若挪动得过于认真，那么脚下的路就不再是路，它就会变成一条绊人的绳索。

爱默生有一次曾经提道：“所有的墙壁都是门。”我想，如果我们把生活看成是一堵巨大无边的墙壁，那么，我们不要到墙壁之外去寻找出口吧……

我在小本上记下的最后一句是：

这世界，谁跟谁呀!

那一天，我还记下了正在构想的一个老人小说的零琐琐的片段。

我虽然不是一个老人，可是我的母亲已是一个老人，我的父亲更是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母亲常常说希

望我赶快长到五十岁，那时我们漫步在秋天的林荫路上，枯黄的焦叶啪哒啪哒一声声落在我们身前身后，但是你决不会由于那叶子枯黄而感到它轻飘，失去生命的分量，它们犹如一声声滞重的叹息，沉甸甸落在地上。我们一起走向哪儿，或并不打算去哪儿，身边偶尔经过几个学生，回过头来看我们，对同伴们说：看，那两个老女人！我母亲想象，那时我们就可以像姐妹，会有更多的共同的语言。

母亲凄惨地说，老了，一切都将背叛你。

我安慰她说，您老了心却儿童一般，是金子。我呢，可比不上您，人不老心老！

我又说，这年月，死都不怕，还怕活吗？

母亲说，老人就是儿童。却没有了儿童的智慧。

前些日子，母亲忽然迷上了飞碟科学，整日研读UFO。并且常常冥思苦想自己问自己：我们是谁？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她跟我讨论太极图，说什么也许宇宙不应按区域分，而应按阴阳分；她说飞碟技术高超，可以穿梭于阴阳等等。

有一天深夜，她竟痴迷入魔，我正在梦中紧张不安地睡着，母亲慌慌张张跑到我的房间，把我摇醒，说：

“我真怕你忽然就没了，我必须得过来看看。你知道吗，外星人有劫持人类的嗜好，如果有一天，你忽然发现自己的思维或身处的场景不对头了，那你千万别害怕，也许是外星人用你做做实验，然后他们还会把你还回来的。”

我说，“你神经什么呀！您得自我控制了，别再看那种书，不然要走火入魔了。”

母亲说，“我有理性，懂分寸，还没老……”

然后，她转身，趿着拖鞋，摸着从门厅透射进来的玫瑰色灯光，晃晃悠悠回到她自己的房间去。

望着母亲的瑟瑟背影，我心不安。

我想母亲大概是出于一种老人的心理，一种潜在的对死亡的恐惧，才处心积虑地思考起宇宙来。但我只是在心里这么想，并没有对她说。

散步的时候，她也是总要问我宇宙的边在哪儿？它在什么里边或外边？总得有个尽头吧。

我说那是您的脑子里有个框子。

她想了想，对我的回答不满意。说，好像你很明白，你是不是觉得我很保守才不明白？

沉默起来。

接着，她话锋一转，开始抗议我在小说里丑化了父母。

她说：“固然是小说，固然写的不知是哪家父母，但你以第一人称写，变着法儿地夸张、想象，人家当然会随便想。天下这么大，为什么偏要糟蹋父母？”

我说：“无论怎样写，人家都会随便想，您看过××的小说吗？他写他的祖父是个狗熊一般壮实的盗贼，浑身泥土脏得可以种庄稼；写他的祖母是个小婊子，她一边啃着手指头上的倒刺，或是一边嚼着多汁香脆的水果，一边与那些不知叫做五老爷还是叫做李秀才的男人

们做着爱。小说就是小说。”

“这么说，你没写我们是盗贼和婊子，还得感谢你了？”母亲说。

“您知道我不是这个意思嘛。再说，婊子自食其力，比某些作威作福不劳而获的人，令我尊敬。”

由宇宙谈到了婊子，到此打住。今天是绝对没有好气氛了。

在我和母亲这两个单身女人所组成的生活里，既充满温馨和睦，同时又矛盾百出。

比如，我们关于家的认识。一个家是靠什么建设起来的呢？

我认为一个家是靠不断地扔东西建设起来的。

然后，我以实例证明自己的观点。

我说，我父亲现在的家为什么杂乱胀满得无立足之地，不像一个家而像一个仓库呢？就是因为他家里没有人扔东西。今天用完一只醋瓶子，明天解下一段捆书的塑料绳，后天又多出一个包装微波炉的纸盒子。想想，醋瓶子可以卖两角钱，塑料绳可以再捆其他东西，而那个纸盒子可以用来装破烂。结果，东西越胀越满，好好一个现代化物质文明之家，就被堆得不像一个家。其实，谁也没把那只两角钱的醋瓶子当回事。

而我和母亲这个家，之所以至今被保持得如此整洁，被建设得如此文明，就在于家里有我这样一个人不断地扔东西，三天两头地把多余之物丢进垃圾箱。

母亲与我的观点相反，她认为我是一个败家子。我

一收拾房子，她就像一条忙碌而勤奋的影子，眼花缭乱地在我身前身后闪烁，紧紧盯住我那双“无情”的、横扫一切的手，生怕她的什么宝贝之物，一不留神就被我“大方”掉。

而且，她很会“升华”，总是把一个家严重到一个国家。

我说，就是一个国家，我这样做也没有错！

我可爱的母亲还有一个“注意影响”的习惯。她称我是一朵晴空里的乌云，总是乌云袭卷地扔东西，让别人看见影响不好。

我和母亲居住的是一幢十六层的高楼，它坐落在当今这个拥挤而杂乱的空间里显得格外幽闲。楼里多数人家都是学院、研究所的人，不坐班，一天一天不出门，埋头在铺天盖地、伸手摊脚的书堆里。平日，这座大楼安静得就如同一个巨大的建筑模型，无声无息。

有一次，正是靛蓝而辽阔的夏季，我站在阳台上，看见初升的太阳把东方的天际涂染得如一件绛红色的晨衣。这时，楼下有人喊了一声“刘老师”。结果，只听得楼里一阵砰砰嘭嘭杂乱的门窗响动之后，足有十三个小脑袋从各自的阳台窗子里探出来，合声齐唱般地浑然响起一片“哎”的应声。

由此可见，这是一个教师、学人之多的楼；也由此说明，这是一个人民币之少的楼。

在这样一座楼里，肯定不是家家户户都要扔掉醋瓶子而不把它送到楼下的废品摊的。所以，我母亲的“注

意影响”不是无中生有。在这样一个仍然是“互相主观”的不成熟的时代，随时注意自己在别人眼中是什么，当然是必要的。

可是，我觉得，谁与谁到底有什么关系呢！一切都合理，一切都很好。

难道不是嘛？！

关于家，我和母亲也有相同的观点。

譬如，我们一致认为，做家务劳动时，活儿是越干越多，而不是越干越少。

——你本想只用抹布擦一擦茶几，结果发现茶几上的茶杯已经有了茶锈。于是，便拿到厨房去清洗，又发现洗涤灵只剩下最后几滴，而且，那个放置洗涤灵等物品的柜子门上有一颗螺丝钉已经松动。等你忙完这一切，放好洗净的茶杯，忽然又看见茶几下边的报刊已堆得太满……

所以，活儿是越干越多。

总之，我们的生活既和睦又分歧，既激烈冲撞又相依相存。

这就像没有了战争，就感觉不到和平；没有了束缚，就体验不到自由一样。没有了矛盾，就等于失去了和谐依存。完全一致的两个人还叫做两个人吗？那就变成了一个人。世上不存在一个人似的两个人。

……

不是任何时候都可以写作的。我坐在椅子上想。写作需要一种心态。认为应该写点什么，但是没有心情，

这是常有的事。而随波逐流地打发日子，总觉欠着什么，脚没踏在地上，像风筝飘浮，或一根长错地方的闲草，无着无落。只好钻进书堆里，或者重又萌生出到偏僻地方去隐居的欲望。

到个荒僻镇子去隐居这个念头，已经一而再、再而三地进入我对于自己生活前景的构想了。那镇子里要有清水、有电力、有几户朴实的人家，大家吃自己种植的蔬菜和麦子，吃自己饲养出来的新鲜鸡蛋和肉食。棉花也不再是P城豪华商场里时装领口处的抽象的百分比含量，它们真实地一大朵一大朵饱满地在土地里绽开，柔软、清香、切肤地贴近你的肌体。

我那深栗色的房子，坐落在树木葱笼的山顶，低矮的小山是土黑与红褐相间的颜色，连连绵绵望不断。我从自己的木窗口四顾环望，可以看到一条条羊肠小道从山顶蜿蜒而下。山下是安详愉快、与世无争的小镇。

镇子中心有一个兴兴隆隆的、凌乱杂满的小百货店，斜坡似的木架上，要有一些天蓝色花边的航空信封，一些日常家居必备的中草药，和一些木质碗、铁菜锅、原汁调料等物品，小店里总是弥散着淡淡的薰衣草的清香。

横过这条街，再远一些的地方，有一片野草灌木丛生的旷地，再往前，枯黄或浓绿忽然被一堵低矮的篱笆拦腰截断，一些形状不一的大大小小的红砖头和几块长短短短的黄木板，歪歪斜斜地砌成一扇围墙，里边是附近镇子里的几十个顽皮的孩子，正在心不在焉地朗读课

本……那是一所学校。

身边自然是要有母亲的，还要有雨若。如果我或我们当中的哪一个能拥有一个男人，那么则是再美好不过的一个团伙了。

傍晚，我们聚在一起，环绕在屋檐下的石桌旁，或者围坐在院落里的一株树冠庞大的山毛榉浓荫下，镇子里前前后后都很空旷静谧，菜地黑幽幽的边缘处从四面八方弥散过来殷殷的绿香，青草们悠闲地窃窃私语，臂弯一般纤长的石子小路自如地伸向天空，无一丝重负。

我们慢慢喝着清醇的啤酒，或者暖融融的黑米酒，絮絮而谈，彼此叙说着一天的琐碎而从容的生活，安宁中的所思所悟。没有车水马龙、人声鼎沸，没有醉舞狂歌、嫉俗愤世，没有上司的脸色，没有催命的合同像钟表一样在耳边敲击着嘀哒嘀哒声……

喜爱秋天的雨若，总是和秋天一起降临到我身边。她把长发披散下来，瞪着那双茶褐色玻璃一般乌亮妩媚的眸子，嘲笑地说：

“活得怎么样？”

两年前的这个时节，我认识了雨若。当时我刚刚从一场死去的婚姻中活过来，觉得我的生活差不多已经结束，一时间平静得犹如经历另一种死亡。我穿着一件黑毛衣，脸色苍白，眼眶凹陷，终日躺在床上胡思乱想。雨若这个时候像一支山歌从遥远的一个北方小城飘来。我为她打开房门时，只是平平淡淡说了声，“呃，是雨

若吧？”然后请她换了拖鞋，便引入我的房间坐谈。

雨若后来无数次向我描述我们第一次见面时的场景——我是如何在她进门时向后闪了一下身；我的眼睛如何黑洞洞地像是躲在什么事务后面，让人抓不到质点；还有我的低嗓音，是如何浮游着好似晚风歇栖悬挂在树枝上。当她问到我的写作时，我的嘴角又是如何厌倦地一撇，仿佛是提起了腻烦透顶而又离不成婚的“爱人”……

雨若对于描摹这一旧场景的爱好与执著精神，有点令我感动。当她第三遍向我追忆往事般地谈起这一记忆犹新的温馨的初识时，我做了个停止的手势。

我说，“行了吧，雨若。”

雨若说，“我再说一遍不行吗？请你再听一次。”

“沉湎于回忆，可是衰老和退化的表现。”

“时间本来就潜藏着危机嘛。”

这会儿，当雨若半嘲笑半当真地问我“活得怎么样”之后，她举起一支烟，心神不定地吸起来。

我说：“能怎么样呢？你有你的活法，我有我的活法。谁也无法替代谁什么。”

雨若说：“看来我得拯救你。整天憋在屋子里写什么！”

我不出声了，那正是我的痛处。

雨若辞去工作已有两年，穿梭于北京、深圳和海南干美术广告业务。她说她已把身上所有的“证”都丢光了，最后一次是在火车上让扒手拿走了皮包连同身份